

論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 之研究價值*

廖振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葉榮鐘（1900～1978）是台灣當代重要文化人與文學家，一生跨越日治及戰後兩大階段，過去其有關台灣歷史與人物的著述較為學界所知，近年其文學理論與新舊文學創作也逐漸受到重視。二〇〇三年起，葉氏家屬將其生前所遺留之著述手稿、剪報、筆記、藏書、書信等珍貴資料，陸續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目前正在由該館進行數位化工程，並已建構網站，以方便各界使用。這批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將對台灣文史研究提供不小的助益。

本文即擬針對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的葉氏手稿，及份量龐大的其他相關資料，以葉氏古典詩集《少奇吟草》為中心，分析其多方面的研究價值。在簡述這批詩稿及其相關資料之內容後，筆者分別從五個角度，詳細舉例說明其研究價值所在：（一）可進行作品的全新校勘，比較文字異同，並更正新舊版刊印本之錯別字。（二）可蒐集比對《少奇吟草》未收錄之作品，增加研究文本，深化葉榮鐘詩作之研究。（三）可補充或修正刊印本《少奇吟草》之記載，增加作品創作背景之

2006年10月9日投稿；2006年11月20日審查通過；2006年12月9日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筆者執行國科會95年度補助研究計畫〈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之學術價值研究〉之研究成果，編號NSC 95-2411-H-003-032，謹此致謝。

瞭解。(四)可據以探討葉榮鐘詩歌創作之師友淵源、精神傳承，以及實際修改過程。(五)可提供探討葉榮鐘新舊詩比較、創作取法對象與寫作特質的新資料。其中葉榮鐘手抄魯迅詩稿、及葉榮鐘的新詩創作，都是前所未見的研究文本，尤以葉榮鐘古典詩與魯迅舊詩精神相契的新發現最具啟發性意義，預期可拓展全新的視野，深化台灣古典詩之相關研究。筆者並在結語中就如何善用這批資料進行研究，提出三點具體可行的分析與建議。

關鍵詞：葉榮鐘、櫟社、古典詩、手稿、台灣文學、《少奇吟草》

Discussion on the Worth of Study on Yeh Jung-Chung's Poem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Liao Cheng-Fu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intended to focus on Yeh, Jung-chung's manuscripts and a large amount of 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were contributed by his kindred for storage of the library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study is based mainly on Yeh's poems to prove their worth for study by analyzing them from different angles. After the capsule description of Yeh's poem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is given, there are five angles provided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or the worth of study on Yeh's poet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1. The manuscripts would be proofread and there are overlapping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among the manuscripts and Yeh's published poetry. According to Yeh's manuscripts, the erratum in both new and old edition of Yeh's poetry could be rectified. 2. The poems not embodied in *Splendor in the Grass—A Venture of Poetry* would be collected and compared to enrich textual research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Yeh's poems. 3. The previous account for the poetry *Splendor in the Grass—A Venture of Poetry* may be corrected to provide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poems written. 4. The relationship build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friends, spiritual transference, and actual modifying process of Yeh's creation of poetry could be further discussed. 5. The comparison of Yeh's modern and classical poems, his

poems derived from other examples an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discussed as well. The copied version of Lu, hsun's poems from Yeh and Yeh's modern poems are unprecedented tex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expected to extend a whole new viewpoint of study on Taiwanese classical poems. I also provide three workabl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take advantages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in my conclusion.

KEY WORDS : Yeh, Jung-chung, Li-poetic organization, classical poem, manuscript, Taiwanese literature, *Splendor in the Grass —A Venture of Poetry*

論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 之研究價值

一、前言

建構完整之台灣文學研究，絕不能忽略台灣古典文學。而在台灣古典文學範疇中，兼擅新舊文學之世代（所謂日治時代「二世文人」¹）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尤其深具文學史意義，葉榮鐘（1900～1978）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重量級文學家」。關於葉榮鐘之文學研究，除了文學理論、文學活動、白話散文作品之外，古典詩更是其一生心血所在，不論是時代性或個性，都有突出的展現，從藝術成就觀察，也有不容忽視的價值，全面研究葉氏的古典詩，不但可豐富台灣文學的內涵，也有助於重新認識台灣古典詩的文學價值。

葉榮鐘一生持續古典詩寫作，留下作品六百多首，去世後由家人編為《少奇吟草》，於一九七九年出版少量分送親友，是為本書初版（舊版）。二〇〇〇年，改為橫排，重新收入「葉榮鐘全集」中，是為新版。二〇〇一年六月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所收之《少奇吟草》，則係根據一九七九年初版

¹ 「二世文人」此一名詞是借用林莊生的說法，指日本殖民統治後才出生的新一代知識份子，他們多數活躍到戰後，並兼擅新舊文學，如陳虛谷、葉榮鐘、周定山、楊守愚、吳濁流、陳逢源等。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自立報系出版部，1992年8月）。

加以複印而來。《少奇吟草》不論初版或新版，均有不少錯字，筆者曾撰寫〈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一文²，以初版、新版綜合校勘，並輔以文意判讀，更正不少錯字。二〇〇四年五月，筆者因參與《全台詩》編纂計畫之工作分配，再度作全面校勘，又發現不少錯字，均已一一訂正。二〇〇四年六月筆者曾發表〈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一文³，透過葉榮鐘詩作，具體勾勒日治到戰後台灣兩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承，以及強烈的現實關懷，對葉榮鐘《少奇吟草》的思想內涵與時代意義有更深刻的掌握。

由於台灣文學、歷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史料蒐集與捐贈風氣漸開，機緣成熟，葉榮鐘家屬乃於二〇〇三年起，將數量龐大、內容極為豐富的葉氏著作手稿、日記、藏書、文物、剪報、往來書信，及其他相關文獻等原始資料，陸續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該館目前正以〈「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為題，由國科會補助（屬於「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子計畫），全面進行相關資料的數位化工作。筆者有幸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應邀加入工作團隊，擔任共同主持人⁴，負責相關文獻之解讀分析，得以閱讀相關資料，發現手稿不但數量極為可觀，其中雜有不少珍貴資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因而撰寫此文作初步分析評介，以供研究者參考。

二、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簡述

目前由葉榮鐘家屬捐贈清華大學圖書館之資料，十分完整豐富，尤其《少

² 〈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2卷（2001年7月），頁351~360。

³ 該文見《國文學誌》第8期（彰化師大國文系，2004年6月），頁35~76。又收入筆者新著《櫟社研究新論》第11章，改題為〈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台灣精神〉（國立編譯館，2006年3月）。

⁴ 該研究計畫於2004年起執行，2006年為第三年計畫執行期間。計畫主持人為清華大學圖書館長謝小岑教授，共同主持人包括：該校台文所柳書琴教授、通識中心曾正宜教授、中興大學圖書資訊所詹麗萍教授，以及筆者四人。

奇吟草》之原始手稿及其他相關資料，數量不少。經筆者初步清查，大致涵蓋以下內容：

- (一) 《少奇詩稿》三冊：以工整毛筆謄抄於宣紙，手工線裝穿孔裝訂，封面正中以大字書寫「少奇詩稿」字樣，葉氏分別在「少奇詩稿」大字下方標明「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

第一冊封面右側註記「自大正十三年至昭和八年」(一九二四~一九三三)，除首列十八歲所寫的少作〈望月〉之外，第二首起為一九二四年作品〈雨夜懷人〉，最後一首則是於一九三三年所寫「朝鮮遊草」系列的〈江原途上懷歸〉；全冊最後註明：「右計壹百參拾伍首」字樣。本冊涵蓋年代：一九二四~一九三三。

第二冊封面右側註記「昭和十二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始於〈病中〉，止於〈慰夔龍君喪子〉，最末頁註明：「右自昭和十二年至昭和十六年十月作品，計壹百六十四首」，本冊涵蓋年代：一九三七~一九四一。

第三冊封面右側註記「昭和十六年以後」(一九四一年)，始於〈壽灌園先生偕水心夫人還曆〉，止於〈過大甲溪見岩隙早梅〉，全冊最後註明：「右計壹百六十三首」字樣。經筆者查考，〈過大甲溪見岩隙早梅〉為一九五八年底作品，故本冊涵蓋年代為一九四一~一九五八年。

由於以上三冊並無修改痕跡，且以工整毛筆抄寫，年代下限為一九五八年底，且作品之順序、篇名，大致上與新舊版刊印本《少奇吟草》吻合，可見應該是一九五九年左右，作者整理、抄錄一九二四~一九五八年作品之定稿。

- (二) 硬紙板封面活頁裝訂，毛筆首抄詩稿兩冊。其一封面有「詩抄 少奇」字樣，內容首頁註明「少奇六十以後詩」，首題是〈六十感懷〉七律四首，為一九五九年七月所作；最後一首是〈晚秋遊東埔溫泉〉，根據倒數第三題〈柳絮〉詩後注：「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推測，本冊應是一九五九~一九七二年作品。另一冊封面則是「詩稿 少奇」字樣，本冊也是毛筆首抄詩稿，以活頁裝訂，另雜有鋼筆抄寫詩稿，惟多數作品均有修改及師友修改眉批(多數是莊幼岳修改)字跡，可見是未定稿。前後各頁次序凌亂，並未依照年代次序裝訂，其中年代較晚者為一九七三年之美加記遊詩。

- (三) 鋼筆手抄詩作稿本三冊：其中兩冊分別為墨綠色與褐色筆記本，第三冊則

是小本記事簿。(1)第一冊墨綠色封面者，內容首頁以毛筆寫有「少奇詩稿 第壹冊大正十三年至昭和八年」字樣，始於一九二四年的〈雨夜懷人〉，止於一九三三年的「朝鮮遊草」，可能是前述毛筆手抄詩稿第一冊，供毛筆謄寫用的底本。(2)第二本是褐色封面，則是新詩、舊詩夾雜於一冊，內容多屬有關男女愛情之主題。

多數是一九二九年作品，此為葉榮鐘記錄青年時期熱戀與失戀創傷之實錄，具有高度之私密性，可了解作者真情洋溢之側面，讀來不但令人興味盎然，也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3)第三本小本記事簿之詩稿，有〈與獻璋君同謁南強先生墓〉、〈同遂性、獻璋謁懶雲墓〉、與〈獻璋君率領僑團歸國賦贈〉等，因葉榮鐘後來與李獻璋交惡(詳後)，上述作品或為刊印本所刪除，或更改詩題，頗具參考價值，年代為一九五七年。

- (四)未裝訂成冊之單頁零星詩稿與他人詩作，數量甚多，清大圖書館已分別裝入資料夾保存，待整理中。內容極為多元駁雜，有待仔細清理。除葉氏詩作手稿之外，還包括其他詩友唱和往來之作、未完成之詩稿殘句、葉榮鐘手抄之魯迅舊詩等。雖然未經整理，但內容相當豐富，參考價值不容忽視。
- (五)其他相關資料：除手稿之外，另有《少奇吟草》初版時，供排版使用之原子筆抄本(應是葉氏子女根據葉氏毛筆手稿抄錄，使用坊間常見之印刷稿紙)，以及初版鉛字排印底本之「一校稿」、「二校稿」，可完整瞭解初版之編印過程，也可以輔助《少奇吟草》之作品校勘。另外，其他有助《少奇吟草》研究之相關資料甚多，包括大量的葉氏往來書信、日記、剪報，戰後林獻堂交給葉榮鐘保管的櫟社名冊、存摺、活動記錄，乃至一九五六年林獻堂去世後，葉榮鐘為編撰〈林獻堂先生年譜〉所影印保存之林獻堂日記等，有待仔細閱讀整理。

三、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之研究價值

目前葉氏家屬將葉榮鐘的手稿、著述、收藏資料，幾乎悉數捐贈給清華大

學圖書館珍藏，就《少奇吟草》之手稿與其他相關資料而言，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筆者擬從以下幾個角度加以舉例說明。

(一) 可進行作品的全新校勘，比較文字異同，並更正新舊版刊印本之錯別字。

新舊版刊印本《少奇吟草》都有不少錯別字，筆者〈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以下簡稱《〈少奇吟草〉評介》)一文曾提及：

經筆者核對原版與新版，輔以筆者對詩旨的判讀，發現這些錯別字，有的是原版誤排，但新版仍沿襲其誤，未加改正，有的則是新版本身的誤排。這些錯別字不但對作品的解讀產生不少阻礙，更嚴重的，甚至將扭曲原有的詩旨，實不容忽視。

有鑑於此，筆者在該文中曾初步加以校勘，並製成勘誤表附於文末，以供研究者參考。二〇〇四年，筆者在負責編纂《全台詩》的工作進度時曾再度進行校勘，又新發現不少錯字。但這兩次校勘，由於缺乏原始手稿底本，筆者只能根據內容、格律、用詞等作判斷。而現在葉氏家屬已將全部手稿(含定稿與草稿多冊)，連同當初編輯《少奇吟草》的抄本，以及鉛字排版的一校稿、二校稿全數捐出，當然可以進行精確的全面校勘工作。以下試舉數例說明。

例一，〈枕上偶成〉(新版一〇五頁)：

咫尺天涯若為情，四垂羅帳十重城。異床畢竟難同夢，深夜猶聞輾轉聲。

次句三、四字，新舊版皆作「羅帳」，筆者在〈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一文，根據文意判斷是「羅帳」之誤，此一校勘結果，目前經筆者核對手稿已獲得確認。

例二，〈釣魚不獲〉二首之二(新版二二七頁)，在新舊版《少奇吟草》

中都作：

機心無法避嫌疑，懲毖饑魚亦自廉。性命無端供玩樂，豈宜趨餌不深潛。

此詩以釣魚為隱喻，暗中表達他在戰後寧可保持在野身分、遠離政治，而不願被國民政府以高官籠絡的曲折心事，寫法極高明。筆者在從事二〇〇四年《全台詩》編纂工作進度時，從押韻判斷，「嫌疑」應是「疑嫌」之誤。此一校勘結果，經筆者核對手稿亦獲得確認。

例三，以愛情為主題的〈驛亭〉五絕一首（新版一〇五頁），內容如下：

驛亭同小立，宏語妨人訴。猶恐等閒聞，頻迴星眼顧。

新舊版刊印本，第二句都作「宏語」，現經核對手稿，才發現是「密語」之誤，筆者先前兩次校勘，由於無手稿可供比對，並未發現這個錯字。

例四，舊版未收，新版始收錄的〈無題〉一詩（新版二五七頁）

犬去豚來記昔年，淋漓正氣尚依然。耳濡目染卅三載，青出於藍名實至。

編者注明是未定稿，筆者〈《少奇吟草》評介〉一文根據押韻不合韻，推測第四句末字「至」有誤。二〇〇四年筆者在「全台詩」所收《少奇吟草》重新校勘時，依字形及押韻判斷「至」是「全」字之誤。現經核對此詩之單張原稿，證實是「全」之誤抄。至於「淋漓」，手稿作「淋漓」，則是葉氏習慣性的筆誤。類似的情形，又如「輪囷」（新版一八五頁〈弔連宗兄〉、一八九頁〈甘藍〉），筆者核對手稿發現，葉氏皆寫作「輪菌」，可見也同樣屬於作者習慣性的筆誤，有待逐一檢核。

（二）可蒐集比對《少奇吟草》未收錄之作品，增加研究文本，深化

葉榮鐘詩作之研究。

葉氏部分手稿作品未收入刊印本《少奇吟草》，並非作品不佳而屏除不收，從文學研究角度而言，這類作品常有更值得探究的深刻意涵，而這也是最能彰顯手稿研究價值之所在，以下試舉數例說明。

例一，清大收藏之一張葉氏單張詩稿，無詩題，並未見於刊印本《少奇吟草》，內容如下：

潤屋由來少潤身，君能兼有羨諸鄰。安排水榭收涼味，點綴花叢入化神。
風月有時容共賞，詩書無分與相親。滄桑閱遍成何解，世事但知莫認真。

筆者發現《少奇吟草》收錄一首〈步若泉先生卜居瑤韻〉(新版一五二頁)與此有關：

定覺名高漸累身，清閑轉欲羨芳隣。鶯遷未入桃源路，鶴警應傷夢境神。
懸榻每緣寒士下，重門不拒鷺鷗親。海南極目瞻雲棟，煙霧漫天望未真。

這兩首詩不但用韻相同，內容也都是祝賀友人遷入新居而寫。再配合葉氏摯友莊垂勝《徒然吟草》所收〈步若泉卜居感懷〉及所附陳炘(字若泉)原作⁵，可確定葉氏這兩首作品所詠乃同一題材，都是戰爭時期為祝賀陳炘喬遷而作。該詩寫於一九四〇年六月，當時葉氏在日本擔任「台灣新民報」社東京支局長。葉氏這兩首作品雖用韻相同，但只有第二句「羨諸鄰」、「羨芳隣」用詞相似，其他各句迥然有別。筆者推測單張詩稿可能是《少奇吟草》所收〈步若泉先生卜居瑤韻〉之初稿，或同題的另一首作品。兩首相較，不論是思想內涵或修辭鍊句，《少奇吟草》所收都優於此一單張詩稿，但單張詩稿比起《少奇吟草》所收作品，卻更流露出日治末期台灣知識份子處在戰爭陰霾下的強烈無力感，可

⁵ 見莊垂勝《徒然吟草》(1991年7月)，頁8~10。由莊垂勝之子林莊生、林敬生整理出版。該書因篇幅少(共64頁)，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所收複印本，乃與陳滿盈《虛谷詩集》合為一冊。陳炘(1893~1947)，是日治時期傑出的台灣金融人才，戰後在228事件中被陳儀所害。其生平事蹟與遇害原因，詳參見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6月POD版二刷)。陳炘〈卜居〉原詩之公開發表，應該是首見於陳虛谷(滿盈)為林獻堂所編的《海上唱和集》一書，頁62~63，昭和15年(1940)12月21日在日本出版，書中收錄此題二首，第二首詩題是〈卜居感懷疊前韻〉。

見單張詩稿仍有後者無可取代的價值。如果再配合以下陳炘、莊垂勝同題之作加以綜合探討，其研究價值則更加彰顯。

覓得蝸廬暫寄身，新居喜有舊知鄰。十間斗室堪容榻，半畝池園足遣神。
架上詩書何日整？庭前風月幾時親。崎嶇世路如今慣，自適悠然養性真。
(陳炘之原作)

飄搖滄海一萍身，陋室居然旁富鄰。立地有為君放膽，迴天無力我傷神。
浮槎志為妻兒累，負耒勞思隴畝親。窗外囂塵渾擾夢，青山何日得修真？
(莊垂勝之作)

莊垂勝戰後在其作品之前，有以下一段補記：「陳兄名炘，號若泉。日本慶應大學畢業後，即留美哥倫比亞大學，專治經濟。歸台後，創立大東信託公司，力圖經濟抵抗。為人內剛外柔，鯁論莫屈，日人未敢輕侮。光復後觸忌，被扣數月，二二八變起，三月十一日曉，在台北寓居被賺出門，不知所終。(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莊遂性補記)」。就研究陳炘、莊垂勝、葉榮鐘等中部文化人之互動而言，這是極有意義的相關材料⁶。

例二，在一張經過櫟社社長傅錫祺修改的詩稿中，筆者發現下列這組作品並未收入新舊版《少奇吟草》，詩題是〈敬和鶴亭老師得皇軍佔領新加坡捷報喜賦瑤韻〉，形式屬於七言絕句兩首，內容如下：

皇軍旗鼓信堂堂，英米牙城一擊亡。欲建東亞新秩序，海南從此有津梁。
皇道精神在體仁，南方面目一番新。佇看善政施荒服，雞犬無驚懷遠人。

日本佔領新加坡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推測此詩應是一九四二年初之作品。初讀這組作品，可能讓人對葉榮鐘一貫鮮明的抗日意識產生懷疑，葉氏曾寫下：

⁶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頁 247~250 曾述及：「我看過的父親師友中，容貌高貴，談吐文雅者，首推獻堂先生；英姿俊挺者以陳炘先生為最，堪稱為台灣第一美男子。」文中進而稱讚陳炘是「富有理想的實務家」。同書頁 289~192，則收錄林獻堂與莊垂勝、陳虛谷往來的書信數封，內容談到他們對金融家陳炘也會作詩的驚訝與贊賞，以及陳炘與上述諸人之互動情形。

鶴唳風聲又一年，新翻體制自森然。爛銅腐鐵高聲價，依舊文章不值錢。
飛鳴兩怯任推遷，玉碎聲中望瓦全。火熱水深看日甚，明年應不似今年。⁷

這種抒發戰爭期間心靈苦悶、並對日本官方暗藏批判的作品，怎麼又會出現這種「呼應國策」的創作呢？其實只要熟悉當時的政治環境，便可理解這組作品其實是出自「不得不然」的被迫表態之作。

一九四一年因日本軍方強力干涉，「台灣新民報」被迫改名「興南日報」，葉氏擔任台中支局長，傅錫祺在這份詩稿中，將詩題的「得」字改為「聞」，並在作品下方有以下說明：

拙作之題，乞易為〈聞皇軍佔領新加坡喜賦〉，即以和作同送貴社為託。

所謂「貴社」應是指葉氏任職的「興南日報社」，清楚反映這是為了自保，被迫呼應時局的表態之作⁸。傅錫祺在「佇看善政施荒服，雞犬無驚懷遠人」之上方，另加一句眉批：「拙亦佇看」，戰爭期間台灣人無奈的心情寫照，意在言外。詩題之「喜賦」，分明是言不由衷也。而這正是葉氏詩作所謂：「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生涯〉）的最佳註腳。

新舊版《少奇吟草》均未收入這組作品，原因可能是顧慮作品內容是響應戰爭時期日本宣揚的官方立場，但筆者認為這組作品的存在，正可看出戰爭時期日本借所謂「皇民化運動」箝制台灣人的思想與言論自由，是如何「新翻體

⁷ 詩題是〈辛巳歲暮感懷敬步灌公瑤韻〉，見新版《少奇吟草》（晨星出版社），頁160~161。

⁸ 傅錫祺〈聞皇軍佔領新加坡喜賦〉一詩，並未收入戰後出版的《鶴亭詩集》中，應是後人編輯時刻意屏除未收。其實這是戰爭時期台灣漢詩壇一再書寫的題材，在當時刊登漢詩作品的兩種雜誌《南方》、《詩報》上觸目可見，反映漢詩界「自我同文主義」（借用柳書琴用語）的異化現象。如《南方》149期（1942年4月1日），頁32~33有台北瀛社以「祝戰捷瀛社吟會」為名的集體作品，詩題分別是〈肉彈〉、〈次唱祝新嘉坡陷落〉，150期（1942年4月15日）頁39~40有《南方》雜誌社刊出「本社徵詩啟事」，內容如下：「本社以星洲戰捷為題徵募漢詩，為獎勵詩學起見，對寄稿者三十六人，全員入選，但一人寄三首者，限選一首」，並標示由黃純青、李碩卿合選，共刊出詩作35首。

制自森然」，深具文學史意義。⁹而櫟社兩代社員在戰爭期間如何在險惡的時代夾縫中進行文化傳承，這些資料也提供具體鮮明的例證。筆者〈老幹與新枝——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櫟社活動及其創作〉，曾針對此一議題作詳細討論¹⁰。綜合上述，《少奇吟草》手稿之研究價值於此再度獲得確認。

例三，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林獻堂等人籌組「台灣光復致敬團」赴大陸訪問，葉榮鐘也是團員之一，此行他在〈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¹¹〉一文中曾有所描述，文末並附有其詩作〈謁拜中山陵¹²〉、〈耀縣遙祭黃陵¹³〉兩首。核對當時葉氏筆記，筆者發現以下另兩首作品〈耀縣遙祭黃陵〉、〈董正之氏〉，並未收入《少奇吟草》：

南來萬里謁黃陵，秋雨攔途不放行。耀縣設壇勤祭奠，敢為民族致精誠。

⁹ 關於此一現象，目前學界有以下重要論述，分別從不同面向加以探討：(1)施懿琳〈決戰時期台灣漢詩壇的國策宣傳及其異聲——以《南方雜誌》(1941~1944)為觀察對象〉，2003年10月發表於「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研討會」，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靜宜大學中文系、台文系承辦。收入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出版)。(2)柳書琴，〈《風月報》中的同文主義論述：殖民主義附身的悲劇〉，「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2003年11月。(3)柳書琴，〈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Taiwan, 1937~1945)〉發表於「第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暨南大學中文系、歷史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2003年11月，收入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5月)，頁63~90。(4)張明權〈翼贊皇道與甦生文化的互利結構——以《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論日治末期台灣漢詩壇吟詩報國論述〉，收入《第二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成大台文系編印，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

¹⁰ 筆者〈老幹與新枝——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櫟社活動及其創作〉一文，曾於2006年5月13日發表初稿於「『皇民化與台灣』台日學術研討會」，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學主辦。修訂稿即將完成，將另外發表於學術期刊。

¹¹ 葉氏〈台灣光復省前後的回憶〉一文，最先收入《小屋大車集》(台中：中央書局，1967年)。後又收入李南衡、葉芸芸編註的《台灣人物群像》一書(台北：時報出版公司初版，1995年4月)(原版為李南衡編註，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出版)。此書絕版後，現已收入晨星出版社「葉榮鐘全集」第二種。

¹² 《少奇吟草》所收此詩，題作〈南京謁中山陵〉，文字小異，見新版《少奇吟草》頁181。

¹³ 同上註，《少奇吟草》所收此詩，題作〈祭黃陵過耀縣〉，文字小異。

為致黃陵故國行，海天萬里到西京。弟兄把晤橋山麓，父老歡呼渭水濱。
一洗五十年來恨，重溫六百萬餘心。國際風雲猶未已，同胞仍自惜前程。

這兩首詩充分印證台灣知識份子在二次大戰剛結束時，對中國這個「父祖之國」是如何充滿強烈的期待與民族情懷，對照二二八事件之後葉榮鐘詩對國民政府的強烈批判與不滿，台灣知識份子在祖國情結遭受重挫後，期待幻滅的悲涼，真是令人不勝感慨。¹⁴

(三) 可補充或修正刊印本《少奇吟草》之記載，增加作品創作背景之瞭解。

刊印本《少奇吟草》不免有錯誤的記載，或因特殊考量而將序言、詩題、附記等修改或刪除的情形，核對手稿，可補充或更正相關資料，進而瞭解創作背景的更多訊息，有助於作品的研究解讀。

例一，《少奇吟草》收錄有〈斷腸詞〉長篇一首，寫於一九二九年，是葉氏在日本留學期間失戀碎心之作，施懿琳教授《國民文選·傳統漢詩卷》特別收入此詩，並稱讚是：「青年葉榮鐘所有愛情詩中最動人的作品。」現行新舊版《少奇吟草》在這首詩之前都有一篇序言，內容如下(畫線文句為兩者明顯不同處)：

雲龍君歸自臺灣，余迎之東京驛。在歸寓之電車中，談及故鄉事，君報謂：伊母在臺已將其婚事許人，而兩家於秘密裏議婚，事成已八九矣。余聞言肝腸欲裂，悲憤難已，自是以來，精神恍惚，眠食頓減，數日間殆無生意，顧此滿腔悲哀，又無可告語者，乃作斷腸詞以申其萬一，是

¹⁴ 筆者〈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一文，第二節〈台灣古典詩所呈現對戰後初期政局觀感的逆轉：從「回歸」的狂喜，到「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幻滅〉對此有詳細討論。該文原發表於《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期(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2005年10月)時，因顧慮篇幅過長而刪除此小節，完整版論文現已收入筆者新著《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一書，預計2007年由國立編譯館出版。

亦如小兒之藉號哭以忘其痛苦者歟！

筆者核對葉氏手稿發現，以上內容是出自葉氏後來以毛筆手抄之定稿，而此詩之原始初稿則保存於褐色封面之筆記本中，以鋼筆書寫，初稿序言記錄一段不為人知的「秘辛」，在上述定稿中顯然因事涉敏感而被葉氏自行修改。初稿序言如下：

一九二九年九月七日，雲龍君自臺灣旋京，余迎之於驛，在歸途之電車中，談及故鄉事，君報謂：伊母在彼地已將伊字與南強先生之大公子，兩家於秘密裏進行談判，事已成九分矣。余聞言肝腸欲裂，悲憤難已，自是以來精神若失，眠食頓減，數日間殆無生意，顧此滿腔悲哀，又無可告語者，衷心抑鬱，令我欲狂，乃作斷腸詞以申其萬一，是亦如小兒之藉號哭以忘其痛苦者歟！

這份最早的手稿在本詩之末，記錄寫詩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將初稿與刊印本定稿兩相對照，筆者有兩個發現：(1) 新舊版《少奇吟草》都誤將此詩寫作日期記錄為一九二九年九月七日，根據初稿可知，這原是序文首句，指的是林雲龍從台灣抵達東京的日期，至於寫作日期應是作者「數日間殆無生意」、「肝腸欲裂，悲憤難已」長達一星期之後的九月十四日。(2) 從這段秘辛可知原來葉榮鐘的戀人，當時正由雙方家長許配給林幼春(號南強)的長子林培英(亦櫟社第二代社員)。如果將其他外圍資料合併考察，這位葉榮鐘用情至深的戀人，是出身鹿港的名門閨秀，其真實身份已呼之欲出，極可能就是日後成為林培英夫人的施璇璣女士。根據林獻堂日記記載，林幼春先生長子林培英與施璇璣結婚，是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日。¹⁵ 與詩序記錄雙方討論訂婚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大約是在數月之後，時間點亦吻合。

林幼春不但是與林獻堂並肩奮鬥的民族運動先驅，也是葉榮鐘的詩學老師，由於此一「真相」事涉敏感的私人隱私，故葉榮鐘在定稿的序言不得不有所保留。但葉氏終身不改其對林幼春之尊敬與推崇，也可稱得上是不「以私害公」了。

¹⁵ 見許雪姬編纂、林獻堂著，《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頁110。

例二，在一本褐色封面的筆記手冊中，葉氏抄錄三個詩題，共七首作品，分別是〈與獻璋君同謁南強先生墓〉四首七絕、〈同遂性、獻璋謁懶雲墓〉七絕兩首、〈獻璋君率領僑團歸國賦贈〉七律一首。其中前二題共六首作品，已收入《少奇吟草》中，但詩題分別作〈謁南強先生墓〉、〈謁懶雲墓〉，都刪去與李獻璋同行的記載，至於〈獻璋君率領僑團歸國賦贈〉一首，作者甚至將作品以紅線打一個大叉，表示完全刪除。而前兩題分別在作品之下，各有註記：「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李獻璋君自北來中，偕往霧峰謁南強先生墓」、「十月十六日往彰化訪虛谷順謁懶雲墓」。

筆者在二〇〇四年發表的〈葉榮鐘《少奇吟草》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一文中，曾詳細解讀這兩組作品，但當時對寫作背景並無具體瞭解。如今這兩個註記，以及未經修改的詩題，則提供明確的背景資料。原來是一九五七年十月李獻璋自日本歸台，南下台中拜訪葉榮鐘、莊垂勝、陳虛谷等日治時期文化界的舊友，一起到林幼春（號南強）、賴和（號懶雲）墳前致意。陳虛谷有〈獻璋歸自日本謁老秋師墓，順道過訪，喜而有作〉¹⁶，也是同時作品。由於李獻璋後來與葉榮鐘絕交¹⁷，葉榮鐘才會在筆記稿本中將贈李獻璋之詩刪除，並改掉兩個詩題中的「獻璋君」字樣。這些詩作與註記，提供研究者探討日治到戰後台灣新舊兩代知識份子互動往來的珍貴資料，背後涉及的是治學態度、人格氣度、思想觀念的契合與差異，非僅是私人情誼的私領域問題。另外，具體比較〈與獻璋君同謁南強先生墓〉手稿，與《少奇吟草》所收〈謁南強先生墓〉，筆者發現其中第一首文字有異，《少奇吟草》所收內容是：

離離墓草戰秋風，一片豐碑夕照中。縱使音容難再接，葵傾不改舊時衷。

¹⁶ 陳虛谷〈獻璋歸自日本謁老秋師墓，順道過訪，喜而有作〉一詩，見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上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年12月），頁507。筆者按：「老秋」為林幼春晚年自號，陳虛谷曾跟隨林幼春學作舊詩，故云「老秋師」。

¹⁷ 詳情見林莊生編著《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前衛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該書是林莊生（莊垂勝之子）根據他個人與陳逸雄（陳虛谷之子）兩人往來信函73封編輯而成，並附上林莊生五則補述。其中第七、八信（頁31~33），兩人曾談及李獻璋。頁177〈與李獻璋先生的兩次會晤和其他〉一文則是林莊生更詳細的說明。

手稿第三、四句則作「難得凌空萬里客，葵傾不改別時衷」(第三句全異，第四句改一字)，可見手稿原來是肯定李獻璋自日本歸台，專程南下台中到林幼春墳前表達敬意與懷念，乃是不忘舊情之舉。而收入《少奇吟草》之改寫版，則是刻意除去李獻璋的身影，變成寫自己對林幼春的思念與尊敬，不因生死兩隔而減弱。至於已刪除未收入《少奇吟草》的〈獻璋君率領僑團歸國賦贈〉一詩，內容其實也很有研究價值：

海外歸來擬列仙，聲名直欲震雲天。愧余疎陋猶今日，羨爾風華勝昔年。
虎尾春冰資警覺，城狐社鼠擾清眠。扶餘仍可成基業，莫惜家鄉數畝田。

除了客套的讚美對方，這首詩較值得注意的是後半首的憤世之情，展現葉氏一貫的批判性格，暗示台灣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社會氛圍下的不自由與風聲鶴唳，寄託深沉的感時憂國情懷。尾聯用唐人小說「虬髯客」避免與李世民爭天下，而遠遁扶餘獨立建國的典故，希望李氏留在日本奮鬥，另爭一片天，暗示已不能對台灣抱存希望，語氣消沉而無奈。

例三，《少奇吟草》初版未收，新版始收入的葉氏第一長詩〈哀哀美麗島〉，可推為壓卷之作。根據葉芸芸女士在新版《少奇吟草》書末所附〈編後記〉(見新版《少奇吟草》二六三～二六四頁)文中說：「初版時礙於當時之政治氣候，未收入的〈哀哀美麗島〉及〈無題〉二首，編入最後一卷的未定稿。」作品內容如下¹⁸：

哀哀美麗島，吾人之故鄉。西臨台海峽，東面太平洋。恰如一撮土，拋置海中央。幅員雖局促，物產甚饒豐。草木四時綠，稻穰兩季黃。天惠招覬覦，涎垂諸列強。荷蘭身手好，捷足先登堂。鄭家踵其後，撫有海南疆。生聚與教訓，三代繼稱王。無何明社屋，剃髮易冠裳。杌隉兩百載，義旗幾度揚。烏合雖不濟，氣燄頗囂張。清廷棄弗惜，日人獲寶藏。經營不遺力，崛起雄亞東。同胞受宰割，終日心惶惶。環顧無援手，身世劇淒涼。八年沐血戰，故土幸重光。滿望歸懷抱，悠悠來日長。何意

¹⁸ 見新版《少奇吟草》，257頁。

不旋踵，禹域沒洪浪。未曾得喘息，飽受池魚殃。焚琴復煮鶴，百怪恣橫行。衣冠多魍魎，道路滿豺狼。港風肆披靡，海派復猖狂。芝蘭淪糞土，雞犬坐堂皇。人心既大變，法令豈能防。劫財與姦殺，日日盈報章。何從救魚爛，標語視仙方。未聞修破漏，先事漆門牆。大難橫眉睫，笙歌處處颺。對此長歎息，憂思結中腸。

經筆者核對清大圖書館藏初版《少奇吟草》的「一校稿」、「二校稿」，以及一封莊幼岳寫給施維堯的信，才赫然發現：初版《少奇吟草》在「一校稿」中原本已經收入此詩，後來因為莊幼岳先生的建議才在「二校稿」中加以刪除。莊幼岳在寫給施維堯（葉榮鐘夫人施織織女士之弟，大力協助詩集之編校）討論該書編輯情形的信函中提及：

囑校詩稿已全部校妥，惟就中七律似不宜與絕句同一排法，鄙意以為照原排法為佳。〈哀哀美麗島〉一篇，實堪媲美杜甫，惟當此時局，如能不刊較妥，未審吾兄以為何如？

莊幼岳稱讚〈哀哀美麗島〉一詩「實堪媲美杜甫」，應是指這首詩以巨幅長篇的大格局回溯台灣歷史，感慨台灣命運，反映台灣數百年來的歷史悲情，時代意義非凡，正如杜甫詩作擅長以長詩「指陳時事」而被詩評家推崇為「詩史」一般。但由於這首詩寫於一九六一年，詩中曾對國民政府來台後的作為有極為激烈的批判，而初版《少奇吟草》是在一九七九年印行，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統治階段，政治干預文學，導致社會風聲鶴唳，文學創作者倍受壓抑，這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而葉榮鐘詩作的強烈批判精神，更由此可見。

(四) 可據以探討葉榮鐘詩歌創作之師友淵源、精神傳承，以及實際修改過程。

從葉榮鐘手稿，可看出實際最常指點或與葉榮鐘切磋詩作的師友，日治時期是櫟社社長傅錫祺，戰後則是周定山與莊幼岳¹⁹。這些手稿上所保留的師友修改文字，不但可以探討葉氏作品的修改過程，也足以考察櫟社精英所代表的集體精神，以及兩代的精神傳承，以下試舉數例說明。

傅錫祺擔任櫟社社長將近三十年，戰爭期間，櫟社第一代社員凋零殆盡，他與林獻堂共同致力培育第二代成員的漢詩素養，一九四二年葉榮鐘在林獻堂主導下正式加入櫟社成為第二代社員，並認真跟隨社長傅錫祺學做漢詩。清大圖書館收藏的資料中有不少經過傅錫祺修改、潤飾的葉榮鐘詩作草稿，可以具體考察櫟社兩代社員，如何在戰爭期間共同致力於詩歌創作與精神的傳承，如以下二例。

例一，〈感事用竹軒先生瑤韻〉²⁰，是戰爭時期作品：

堂堂廟議豈空談，立信何如約法三。烽火未曾銷漠北，刀兵又欲動天南。
得時瓦礫皆珠玉，臨難弟兄同苦甘。袖手看雲春事了，縱無肉食亦深慙。

筆者發現葉氏寄給傅錫祺批改的此詩草稿內容，與定稿之差異有二，第三句、第五句的草稿分別作「烽火未曾銷朔北」、「患難弟兄同苦甘」，傅錫祺各改動一個字，改「朔北」為「漠北」、改「患難」為「臨難」，並以兩個註記說明理由，其一是：

朔字據字書，謂初一也、始也、北方也。原作所用當作北方解，詩韻韻腳雖有朔北字，不知何解，若兩字同意，則與天南不對。杜詩有「漢使

¹⁹ 莊幼岳是櫟社第一代社員莊太岳之子，於 1941 年加入櫟社，周定山則是與葉氏同樣出身鹿港的文學舊友。

²⁰ 見新版《少奇吟草》，153 頁。

徒空到」句，徒空二字同意，鄙見我輩於古人，寧學其純，毋學其疵，君以為如何？

其二則是簡單註記「患難二字平行」，因為上句第一、二字作「得時」二字，「得」字為動詞，下句改為「臨難」才合於對仗。這兩處更動，都是屬於作詩文字推敲與技巧的問題。另外，傅錫祺以老師的身份也不忘給葉榮鐘鼓勵，甚至激發共鳴，在本詩上端有如下眉批：

頸聯真是至理名言，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拜服！拜服！鄙人因感觸第五句，戲以七字以對之，即「獨有文章等唾痰」也。哈哈！

本詩頸聯「得時瓦礫皆珠玉，臨難弟兄同苦甘」，不但對仗自然，且批判現實世界小人得志的醜態，進而抒發動亂年代患難見真情的溫馨情誼，確實有強烈的感時精神，因而激起傅錫祺的共鳴，也看出櫟社兩代社員在殖民統治下，堅持有所不為的人格操守。

例二，〈辛巳歲暮感懷敬步灌公瑤韻〉四首的前兩首（新版《少奇吟草》160頁）：

鶴唳風聲又一年，新翻體制自森然。爛銅腐鐵高聲價，依舊文章不值錢。

飛鳴兩怯任推遷，玉碎聲中望瓦全。火熱水深看日甚，明年應不似今年。

第一首作品，經筆者核對葉氏寄給傅錫祺批改的草稿內容，發現第二、三句原作「新翻體制自巍然」，「爛銅腐鐵皆昂價」，傅錫祺改「巍然」為「森然」，改「皆昂價」為「高聲價」，使意義更加顯豁，並在詩稿上方加眉批：

近亦得二十八字：「竹頭木屑總兼收，犬鞞豚皮貴比牛。昔日棄材今大用，腐儒而已不能售」，與此作結韻同感。

表達對戰爭時期台灣社會緊張、物價高昂、文人無用的感慨，這是櫟社堅持台灣立場，不願隨官方政策起舞的苦悶心聲。第二首傅錫祺不但一字未改，且在全首右側密密加圈表示贊賞，並批云：「令人欲放聲一哭」。這些經傅氏批改的

草稿，充分見證櫟社兩代的詩藝傳承與精神薰染，不論是研究戰爭期間的櫟社活動，或研究葉榮鐘、傅錫祺作品，都極有助益。

由於傅錫祺在一九四六年去世，葉榮鐘戰後作品，多經過周定山與莊幼岳之過目商榷，正如他在一九六一年所寫的〈寄定山社長〉²¹所云：

前輩風流已莫攀，嗜痂成癖竟難刪。比來詩興濃於酒，點鐵端因有定山。

從這首詩可看出葉氏對創作的執著狂熱、藉詩作以寄託生命情志的深意，以及對周定山詩藝的折服，周定山則在葉氏此詩手稿上回應說：「詩貴商量，而譽以點鐵，愧煞！」據筆者初步考察，實則葉榮鐘寄詩給與周定山的動機，不只是希望獲得詩藝的切磋指正，更是在戰後長期戒嚴極度精神苦悶的心境下，急需尋求知音與共鳴的表現。由於其詩作頗多批判政治的敏感言論，生前因政治顧忌多半並未公開發表，作為極少數的讀者與知音，周定山不但是能獲得葉氏信任的至交，也最能了解作品背後的微言大義，如〈索居漫興三續〉²²，周定山評云：

愴懷時局，詞鋒銳利，英壯之氣，時露毫端。定山漫評。

長詩〈哀哀美麗島〉之草稿（已收入新版《少奇吟草》正文之前書影），周定山不但詳細加以潤飾修改、說明理由，並在詩後附上評語：

筆致清順，而寄慨遙深，末段聲色俱厲，慨當以慷。定山漫評。

所謂「聲色俱厲，慨當以慷」，在戒嚴時期可能帶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但也正是這類作品，見證黑暗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良心，也同時見證文學創作反映時代、批判不義、忠於自我的可貴價值。

莊幼岳雖然年齡較葉榮鐘小十餘歲（莊幼岳生於一九一六年，葉榮鐘生於一九〇〇年），作詩功力卻早已深獲師長輩的肯定，因此葉榮鐘晚年也常郵寄詩

²¹ 見新版《少奇吟草》，221頁。

²² 本組詩作，同上註，220頁。

稿請他指點。至於莊幼岳對葉榮鐘詩作的斟酌意見，多半是屬於遣詞、命意、格律等形式層面的推敲商榷，而葉榮鐘通常也會加以採納，反映其晚年作詩的用心與不恥下問的襟懷。如一張註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寄給莊幼岳的詩稿，抄有〈望雨〉、〈籠中雞〉、〈忽聞〉、〈食烏魚〉四首絕句，莊幼岳除了在詩稿上提出修改意見，更在右側與上方加註評語、說明改動文字的原因²³。詩末並附有總評：

〈望雨〉、〈籠中雞〉、〈忽聞〉三首頗有託意，復能深入淺出，拜服！拜服！〈食烏魚〉一首平實顯豁，轉結尤佳。社晚幼岳拜讀。

(五) 可提供探討葉榮鐘新舊詩比較、創作取法對象與寫作特質的新資料。

手稿及作者所保存的相關資料常可以提供研究者許多新發現，以下筆者試舉出兩點說明。其一，在一冊寫於一九二九年的褐色筆記詩稿中，葉榮鐘同時抄錄了約三十多首舊詩與十多首新詩（始於〈慰子英失戀〉，止於〈斷腸詞〉，新詩雜於其中），全都以愛情為主題，完整記錄了當時作者因為愛情阻隔而深陷思念、追憶、懷疑、苦惱、終至幻滅的種種複雜心緒（當時葉榮鐘在日本求學，舊情人在台灣，戀情似已發生變化）。這些舊詩大致已收入《少奇吟草》，但新詩卻是從未公開的文本，新、舊詩既可對照閱讀研究，也可以補充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新詩的史料。²⁴新詩的題目包括〈愛人呵〉六首小詩、〈除了你之外〉、〈日曜苦雨〉、〈地震的瞬間〉、〈你似岸上的燈台火〉、〈晚春的憂愁〉等，以下筆者抄錄〈愛人呵〉其中三首：

²³ 現收入《少奇吟草》之上述四首，是多處採納莊幼岳建議修改過的定稿。

²⁴ 葉榮鐘曾在日治時期，曾以筆名「凡夫」發表一首新詩作品〈歸到她的懷抱裡去！〉，見《南音》雜誌 1 卷 3 號（1932 年 2 月 1 日），頁 25。

愛人呵！
我誠懇地祈願，
祈願你似一隻啄木鳥，
啄開了我的胸膛：
吃掉了苦悶的毛毛蟲。

愛人呵！
我誠懇地祈願，
祈願你似海濱的晚潮，
漾透身軀和靈魂：
洒去我久結的愁紋。

愛人呵！
我誠懇地祈願，
祈願你太古的女媧，
煉成熱愛的熔岩：
補全我性格的裂痕。

雖用詞十分坦率直接，但意象鮮明突出、想像出奇，將熱戀的激情徹底宣洩無遺，比起舊詩的寫法差異甚大。在同一冊手稿中的古典詩，如〈枕上偶成〉、〈徬徨〉等情詩：

巫山有路歎迷歧，勒馬懸崖各自持。羞與雙星談繾綣，一重簾隔似天涯。

徬徨猶自詣君家，正是更深月已斜。未敢叩門因久立，癡看倩影印窗紗。

玉質天成出世家，淡裝楚楚也豪華。寒鴉自愧酸窮相，未敢輕棲富貴花。

主題同樣是寫愛情，但表達手法含蓄婉轉，情韻悠揚，顯然有截然不同的閱讀趣味與美學效果。這些作品，除了可據以綜合探討葉榮鐘詩的愛情主題，如果從台灣文學史角度觀察，也彰顯出一九二〇年代末葉，台灣新舊文學同時盛行

時期的特殊文學現象：同一題材，同時以舊詩、和新詩嘗試創作（賴和有也此類嘗試）各有不同的藝術特徵，其多方面的研究價值不言可喻。

另一冊葉氏晚年使用的筆記本，有一首標明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所寫的新詩，則是屬於強烈批判國府統治的政治題材，內容如下：

但願這是一場惡夢
一覺醒來月白風清
無恥與殘虐隨風消失
歧視與壓迫化於無形
憤怒不再動我的心火
醜惡不再污我的眼睛
啊！二十五年的惡夢

從最末句所謂「二十五年的惡夢」，配合寫作時間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來看（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〇恰好二十五年），可以確定：作者所指的「一場惡夢」，就是指國府官方所謂「光復」台灣，其實是給台灣帶來無止境的黑暗與災難。同一本筆記，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另有簡要札記兩則，更可明顯看出葉氏對國府的強烈不滿：

傭人阿嬌說：昨天她的鄰居兩個老夫婦，被里長強驅去參加遊行，累得險些而送掉老命。勞民傷財可歎！粉飾昇平可恥！

報載省主席陳大慶在慶祝大會祝詞說：台灣光復是祖國用六十萬的生命換來的。不知道這個數字的根據在那裡！

引文中所謂遊行與慶祝大會，都是指官方的「光復節慶祝大會」而言，葉氏直言「勞民傷財可歎！粉飾昇平可恥！」，並對當時省主席陳大慶的說法深深不以為然。而上述這首從未發表的新詩，不但押韻而且句型整齊，類似中國五四白話運動嘗試時期的新詩，藝術性雖未必突出，但以「正話反說」的方式表達壓抑深沉的悲憤情緒，與期盼台灣能早日從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中解脫的強烈渴望，卻能與葉榮鐘相同的古典詩對照閱讀，相互印證，彰顯葉榮鐘作品的強烈批判性格，進一步說明如下。

葉榮鐘關於國府「光復」台灣的相關作品，最早有〈乙酉八月十五日〉：

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三軍解甲悲刀折，萬眾開顏慶瓦全。
合浦還珠新氣象，同床異夢舊因緣。莫言積怨終須報，餘地留人與改悛。

本詩寫於一九四五年（乙酉年），詩中以「光復」一詞形容國府脫離日本統治，第三句也提到台灣各界確實是為「回歸祖國懷抱」而欣喜，但作者卻以「轉淒然」描述他個人面對台灣突然「重見青天」的複雜而沉重的心情，與當時眾多描寫同一題材的台灣古典詩有很大的不同²⁵。然而在經歷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作者失望已極，國府後來訂定以陳儀代表國府來台接收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為「光復節」，這一天卻是作者心目中標示著「永遠的痛」的特殊記憶，並且從此刻意不用「光復」二字指稱此一「國定紀念日」，如寫於晚年（一九七二年，當時作者已七十二歲）的〈十月廿五日〉七言絕句兩首，諷刺頗為辛辣，措辭毫無修飾遮掩：

迎狼送虎一番新，浪說同胞骨肉親。軟騙強施雖有異，後先媲美是愚民。
鑄成大錯豈無因，畢竟權宜誤我民。悔禍天心猶未晚，解鈴賴端繫鈴人。

第一首將國府「接收」台灣與日本殖民統治等同看待，直斥國府「狼」，認為都是採「愚民」政策治臺。第二首猶存微渺的希望，期待國府能幡然悔悟（悔禍天心猶未晚），解除戒嚴之桎梏，真正實行民主。將這組詩與其他批判國府統治之作合併觀察，更可確定葉氏一貫的批判精神，這可說是戰後台灣古典詩中的異數，也是葉氏古典詩作的時代價值所在。²⁶

²⁵ 筆者新著《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第七章〈詩與時代創傷：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探析——以詩人作品集為討論範圍〉，第二節「台灣古典詩所呈現對戰後初期政局觀感的逆轉——從『回歸』的狂喜，到『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幻滅」有詳細討論。該書已通過國立編譯館出版審查，預計2007年出版。亦可參考曾健民編著《1945光復心聲》一書所收錄之相關古典詩（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11月）。

²⁶ 二十世紀的台灣古典詩與統治者之互動，從日治時期對日本殖民強權，到戰後對國府統治，採取合作柔順態度甚至大力歌誦者，可說不勝枚舉。此一事實，容易使一般讀者產生「古典詩作者多半是政治掌權者的協力者」的錯誤印象。而這也牽涉從日治到戰後「新舊文學優劣論」的文學論戰，乃至傳統文人與新文學作家的政治立場與人格氣節之評價間

又如一九五四年所寫的〈恭逢蔣總統六八壽誕〉，說「恭逢」，而不是當時眾多古典詩常見「恭祝 蔣公華誕」之類的詩題，內容則是故意是從反面諷刺蔣介石：

華誕騰歡到草萊，荒村處處壽堂開。野人無與廟堂事，端為尋詩探勝來。

秋山無復碧葱葱，蘆白楓紅各不同。節候即今難管制，摧殘綠葉有繁霜。

所謂「野人無與廟堂事，端為尋詩探勝來」，是表明對「祝壽大典」政治造神運動的不屑與刻意的疏離。「節候即今難管制，摧殘綠葉有繁霜」，則進而「以景寓情」，採隱喻手法批判白色恐怖時代的肅殺氣氛。以上這些詩作，都是對戰後國府對台灣的統治採取批判態度。上述新發現的新詩與札記，可與此類詩作相互印證補充。

再換另一個觀察角度，關於葉榮鐘的詩學薰染，除了來自中國古代詩學傳統、櫟社師長與同輩詩友的切磋指正之外，其作品充滿骨鯁之氣與強烈的批判精神，筆者配合其三〇年代的相關文章與新發現資料大膽推測：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至少可以確定他相當激賞魯迅，並且曾經從他的文學乃至舊詩創作，得到共鳴與感動。

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出刊的《南音》一卷三號，葉榮鐘以「擎雲」的筆名，在「文藝時評」專欄中，發表短文〈關於魯迅的消息〉，對魯迅極表推崇讚賞。開場白就是：「自從蔣皇帝登極以來，中國鬧了好幾次的清共慘案。幾多有為的左翼作家，殺頭的殺頭，投獄的投獄，其餘便是逃來逃去在亡命著。我們所敬愛的魯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文中諷刺三〇年代的蔣介石是「蔣皇帝」，對其肅殺異己相當憤慨。文中更為魯迅之亡命生涯寄予關懷，強烈批判專制者之迫害屠殺人才，壓制言論自由：

我很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夠接到左傾以後的魯迅的作品，但這或者是很為難的事吧。據林守仁氏的報告，現在的魯迅「是用手寫還不急用腳跑

的忙」(這是魯迅對他講的)哩。他老人家的亡命生活不知道到什麼時候纔能夠休止，實在令人記掛也令人可惜。同時也使我感到壓迫言論之可惡，因為言論的壓迫不知道摧殘了多少²⁷的天才，滅殺了幾多的好作品呀。壓迫言論實在是一件極可鄙極卑劣的勾當，是非自有公論，真理有一條是沒有兩條的。他們可能公然²⁸和人家在白日裡爭個黑白，卻用那先發制人的野蠻手段來剝奪人家的武器，壓迫他人的自由，這明明是自家表白自家的理屈哩。²⁹

這段引文是青年葉榮鐘的正義之吼，藉由對魯迅的亡命生涯的同情與尊敬，他狠狠地指斥掌權者之凶狠可鄙。當時批判的對象是一九三〇年代壓迫左翼青年的蔣氏政權，葉榮鐘萬萬沒料到的是，十多年後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發生，國民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殘暴手段，更勝於在三〇年代在中國的肅殺左翼文藝青年。這篇文章是葉榮鐘在思想與創作上，對魯迅的文學精神大感佩服，進而可能受其薰染的直接證據。

時隔三十多年，在一九六五年三月所寫的一封給長子葉光南的家書中，已近垂暮之年的葉榮鐘曾自我剖析道：

兒對《半路出家集》的批評均中肯綮，尤其說余處處想咬人一語，真能道出余之心病。這種傾向與其說受魯迅影響，無寧說是在日據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淫威下養成出來較近實情。當時於所作舊詩幾乎全是這種味道，特別是〈索居漫興〉前後二十首尤為顯著。³⁰

這段引文反對說他受魯迅影響的看法，強調此種文章風格，實在是被不公不義的現實政治所激發，乃是時代的必然，這等於也間接承認他筆下鮮明的反抗性

²⁷ 筆者按：「少」字原文誤作「小」。

²⁸ 筆者按：此句在「公然」之前，可能遺漏「怕」字。

²⁹ 該文原刊《南音》1卷3號，頁14~15，葉榮鐘以「擊雲」的筆名發表。已收入《葉榮鐘早年文集》(台中：晨星出版社)，頁273~274。

³⁰ 見葉光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年表》(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頁93所附家書。

格與勇於批判的犀利風格，與魯迅是相近似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雖然只點出是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其實是話中有話。由於這封家書寫於戒嚴時期的60年代，而且是寄到美國給長子的，可能擔心信件受檢查而產生困擾，以致下筆不免有所顧忌而故作迂迴之言。因為〈索居漫興〉系列組詩，除了日治時期的一九三九年有〈索居漫興〉、〈後索居漫興〉兩組作品之外³¹，在戰後又分別有寫於一九六一年五月的〈索居漫興三續〉，寫於一九六四年六月的〈索居漫興四續〉兩組作品，內容都是激烈批判政治與社會風氣之作³²，信中卻絕口不談，這恐非一時疏忽，而極可能是刻意不提。也就是說，他批判的不只是日本殖民政權，更包括戰後極度不民主的國府統治。

在一本記事小手冊中，葉榮鐘曾抄錄三十餘首魯迅舊詩，始於〈別諸弟三首〉，止於〈自嘲〉七律一首。葉氏逝世於一九七八年，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魯迅作品並不能公開流傳，究竟葉榮鐘從何種管道獲睹魯迅舊詩，尚有待查考，但從工整的抄錄筆跡，不難體會他對魯迅舊詩作品的欣賞，當然也很可能有用來口誦心維、學習觀摩的動機。試看葉榮鐘手抄的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³³一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這首詩原發表於一九三三年，葉榮鐘手抄魯迅詩稿之時間，尚待進一步查考³⁴。在戰後經歷「二二八」重大打擊後，葉榮鐘曾提筆寫下一系列哀悼死難精英、

³¹ 分別見於新版《少奇吟草》，頁138~139、頁228~229。

³² 同上註，頁220~221、228~229。

³³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一詩，約寫於1931年2月，1931年1月17日中國左翼青年24名被中國國民黨逮捕，1月20日魯迅避居日本友人開設之旅館逃過一劫。2月7日，這24名左翼青年被秘密槍殺於上海，魯迅約在半個月後得知消息，悲憤難已，乃作此詩。1933年作者將此詩收入〈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發表於《現代》第2卷第6期。關於魯迅這首詩的詳細解說分析，參見倪墨炎《魯迅舊詩探解》（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頁72~78。

³⁴ 從這本筆記上的其他資料判斷，葉氏抄錄魯迅詩的時間大概是1970年前後。

痛批國民政府失政的相關詩作，包括〈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三月二日〉、〈哭若泉兄〉二首、〈弔耕南先生〉、〈弔連宗兄〉、〈弔王添燈兄〉等³⁵，可以想見當他讀到「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詩句，感受魯迅的悲憤與氣魄，想必會激起葉氏強烈的共鳴吧。而魯迅〈自嘲〉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與〈答客誦〉：「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³⁶的自況語，更與葉榮鐘詩作常見的兩大主題：「激切的政治批判」、「溫暖的親情書寫」精神遙相契合。就這個角度觀察，魯迅與葉榮鐘舊詩的影響、比較研究，應是一個值得開發的議題。³⁷

四、結語

目前清華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葉榮鐘資料，份量相當龐大，內容廣泛涉及台灣當代歷史、政治、文化、文學等不同層面，提供不少珍貴的第一手文獻，對當代台灣文史相關領域的研究都有不小的助益。單就台灣文學研究而言，涉及議題可能包括新舊文學創作、文學理論與論戰，乃至台灣文學與中國、日本文學之互動關係，以及從日治到戰後台灣文學的多重轉折等等，涵蓋層面頗為多元。清華大學圖書館正在進行的是技術面的資料數位化工作，目的是為提供研究者參考方便，至於實際運用這些資料以豐富台灣文史研究，則尚待有心者共同來開展，可以想見，未來將有不少研究者透過此一資料庫之運用而豐富其研究成果。

本文專就葉榮鐘之漢詩創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探討分析其研究價值所

³⁵ 葉榮鐘相關詩作見新版《少奇吟草》，183~185頁。詳細討論，可參見筆者〈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一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期（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2005年10月），頁109~168。

³⁶ 「於菟」是虎的別稱，在此魯迅是指自己的孩子，「回眸時看小於菟」依據是形容父親凝神回頭看孩子的深情慈藹，與上句「興風狂嘯者」之剛猛形成強烈對比，並呼應「憐子如何不丈夫」之意旨，一剛一柔，意象鮮明突出，藝術效果極佳。

³⁷ 以上所引魯迅舊詩，皆見於葉榮鐘筆記本中。

在，而這只是筆者初步的分類舉例而已，全面而詳細的比對分析整理，仍有待進行。筆者認為善用這些一手資料，至少可進行以下議題之深入研究：

其一，葉榮鐘文學之綜合研究。包括新舊文學創作比較研究、葉榮鐘文學理論探討、葉榮鐘之文學活動等等。以新舊文學創作為例，戰後六〇年代起葉氏先後出版《半路出家集》（一九六五）、《小屋大車集》（一九六七）、《三友集》（一九七九年，蘇薊雨、葉榮鐘、洪炎秋三人合著，出版時葉氏已去世）等數本散文集，論題材內容與寫作趨向，都與《少奇吟草》有不小的差異。《少奇吟草》所收之詩作生前並未出版，極具私密性與抒情自我的純粹性，內容指向個人心靈抒懷，不論是小我親情愛情、或是大我時代感懷與政治批判，都有淋漓盡致的展現。相對而言，生前曾出版的兩冊散文集，因為是在戒嚴時代公開發表的政治顧忌，對敏感的政治議題較少涉及（字裡行間，偶見隱微不滿），內容則偏向戰後台灣社會風氣的諷刺批判，以及日治以來台灣本土文化與鄉土記憶的重塑，以隱微的姿態對抗戰後以外省文人為主導的五〇年代反共文學，以及六〇年代文壇充斥現代主義的西化之風³⁸。綜合比較葉榮鐘新舊文學創作，將有助於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生態之瞭解，並重估台灣古典詩之文學價值，就此而言，這批資料可提供不少寶貴的研究素材。

其二，葉榮鐘與第一代古典詩人、同時代「二世文人」文人，乃至與魯迅舊詩之比較研究，分別涉及世代差異、語言跨越、台灣與中國影響研究等。筆者曾在〈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一文，中列舉三點《少奇吟草》的研究價值，其三是：《少奇吟草》可做為台灣文學「全新研究面向」的文本。筆者並指出三個可行方向（1）可比較葉氏與上一代櫟社詩人在思想意識、與創作特色上的異同。（2）可比較葉氏與賴和、陳虛谷、楊守愚、周定山、吳濁流等同輩作家的古典詩主題內容與創作技巧。（3）可比較葉榮鐘與其他兼及古典詩創作的文學家在新、舊文學作品中的不同主題趨向，並探討其原因。以上建議，因為這批資料的公開將可獲得不少全新的發現。諸如前文曾提及的葉榮

³⁸ 詳參筆者〈論葉榮鐘 60 年代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一文，發表於「苦悶與蛻變：60、70 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中文系主辦，2006 年 11 月 12 日。該會議之正式論文集即將出版。

鐘新詩創作，便是前所未見的文本，既可相互印證補充，亦可比較同一題材新舊文學表現之差異，重新省思台灣新舊文學之發展與評價。而葉榮鐘與魯迅舊詩之關聯與比較研究，則可提供「台灣魯迅學」研究，另一個新發現的參照例證。

其三，從更大的視野來看，葉榮鐘豐富的古典詩創以及龐大的相關資料之公開，或許可促進台灣文學史觀照下的二十世紀古典詩歌發展史研究³⁹。過去長期以來受到台灣文學史關於「新舊文學論戰」評介的誤導，二十世紀的台灣古典詩從日治到戰後，都未曾受到台灣新文學研究者足夠的重視，甚至被普遍認定迂腐落伍、無病呻吟、一蹶不振⁴⁰。近年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成果已頗有累積深化，如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⁴¹，對日治到戰後兼跨新舊文學世代之漢詩創作，包括賴和、周定山、陳虛谷等人有可觀的研究成績。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⁴²，則從文學史的宏觀視野，論證新舊文學在日治時期有相當程度的協力合作，並非截然的對立、斷裂關係，不過其研究旨趣並未指向詩歌文本研究。筆者認為：深刻完整的二十世紀古典詩歌發展史研究，是建構台灣文學史倍受忽視而極為重要的一環，從賴和漢詩手稿的完整出版⁴³，到葉榮

³⁹ 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之研究，近年風氣大開，成果斐然，包括各類專書與學位論文，最新出版者有張雙英，《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8月初版）。相對之下，二十世紀台灣古典詩史之研究顯然較為冷門，缺少關注。

⁴⁰ 過去台灣文學史的相關論述，一般都認定新舊文學論戰之後，舊文學已被徹底擊潰，新文學一枝獨秀，並主觀判定新文學便是啟蒙、進步的代表，舊文學則是保守落伍、抱殘守缺。這種說法目前已被學界諸多研究修正，但筆者從教學經驗發現，很多年輕研究生對舊文學在毫無接觸的情形下，仍存有相當程度的主觀誤解。

⁴¹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

⁴²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12月）。

⁴³ 賴和漢詩手稿目前有林瑞明主編的《賴和手稿集·漢詩卷》上下兩冊（台灣省文獻會、賴和基金會出版，2000年5月），與《賴和全集·漢詩卷》兩冊（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6月初版）。但這兩種版本分別是未經整理的作品原貌影印本，及打字本（但兩種版本次序又不相同），內容不但缺乏正確編年，並且有大量的重複，急需仔細校勘、重新整理，始能開展進一步的研究。目前筆者參與的《全台詩》工作計畫，2006年恰好是負責賴和漢詩

鐘豐富的古典詩創資料之出現，似乎已露出一道令人振奮的曙光。(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中秋後一日完稿，十月二十二日增補，十二月八日再增補定稿。)

整理工作，但由於手稿狀況非常複雜，整理校勘工作進行緩慢，頗感棘手費時，尚未完成。關於賴和漢詩研究，目前有數篇碩士論文，最早是陳淑娟的《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靜宜大學中文所碩論，2000年6月)用功頗深，另外，陳建忠的博士論文《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已由春暉出版社於2004年元月出版)也有專章〈古典詩學與文化抵抗：賴和漢詩的文化與時代意涵〉加以討論。其後又有許育嘉〈賴和漢詩修辭美學研究〉(南華大學)、蘇娟巧〈賴和漢詩意象研究〉(彰化師大國文教學碩士班碩論，2003年6月)。

